ZH

ICANN82 | 社群论坛 – 联合会议：GAC 与 CPH
2025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三） – 09:00 - 10:00 （太平洋标准时间）

茱莉亚 • 莎弗琳 (JULIA CHARVOLEN)	大家好，欢迎参加于世界协调时 (UTC) 3 月 12 日（星期三）16:00 举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与签约方机构 (CPH) 的会议。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进行录音录像，并受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和 ICANN 社群反骚扰政策约束。在本次会议中，如果要通过聊天窗口提交问题或评论，请注意形式要适当，我们会大声朗读您的问题或评论。请记得说出您的姓名，如果您使用的是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还要说出您将使用的语言。请清楚表达并保持合理语速，以便翻译人员能够准确地进行翻译工作。同时，请确保在发言时其他所有设备均保持静音。通过 Zoom 工具栏可以访问本次会议所需要的全部功能。我就说到这里，下面有请 GAC 主席尼科 • 卡瓦耶罗。交给你了，尼科。
尼科 • 卡瓦耶罗 (NICO CABALLERO)	非常感谢朱莉亚，大家早上、下午、晚上好。欢迎来到 GAC 与 CPH 签约方机构召开的这次会议。主席台这里，我们有贝斯 • 培根和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我的发音对吗？还有萨拉。不过萨拉，我想不起来你的姓了。真的很抱歉。
萨拉 • 怀尔德 (SARAH WYLD)	怀尔德 (Wyld)。

尼科 • 卡瓦耶罗	好的，莎拉 • 怀尔德；还有凯瑟琳 • 帕莱塔，以及我们尊敬的副主席，来自英国的奈杰尔 • 希克森。今天的议程很有意思。这次会议将持续...嗯，没错，整整 60 分钟，讨论的内容正如诸位所料，议题包括 WSIS+20，以及下一轮新通用顶级域。考虑到当前的情况，这是必须要讨论的内容。另外，还有紧急请求相关事项，我们还会就 INFERMAL 报告进行一下讨论。会议最后是问答环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会争取充分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话不多说，现在，有请我的好友贝斯 • 培根为今天的会议开场。贝斯，交给你了。
贝斯 • 培根 (BETH BACON)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贝斯 • 培根，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主席。我的开场很短，只是想衷心感谢诸位今天能够拨冗参会。我们认为这样的互动真的非常可贵。感谢把灯光调暗。哦，又调回来了。我们确实非常重视这样的参与和互动。在会议进程中，请不必将你的问题留到演示结束之后。欢迎随时举手提问。我很高兴能有更多的交流和对话。相信欧文也有同感。我把话筒交给欧文，看他是不是有话想要补充。
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 (OWEN SMIGELSKI)	谢谢，贝斯。我是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来自注册服务机构 Namecheap，也是现任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主席。我不需要再占用大家更多时间，因为贝斯说的就是我想说的。谢谢大家。

尼科 • 卡瓦耶罗	谢谢欧文。凯瑟琳，你此刻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或者莎拉，你呢？
凯瑟琳 • 帕莱塔 (CATHERINE PALETTA)	没有。只想说，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尼科 • 卡瓦耶罗	我们有 PPT 吗，贝斯？
贝斯 • 培根	我们准备了一些幻灯片。其实主要以讨论为主，只有几张幻灯片。是这样的。
尼科 • 卡瓦耶罗	好。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贝斯 • 培根	又是我，贝斯。我们应该有一张幻灯片。幻灯片非常简单，只是为了列一个讨论的框架。有这么多位尊敬的政府代表在场，不提及 WSIS+20 议题感觉是一种浪费。我们知道，你们都在积极地筹备 WSIS+20 审查工作，我也想分享一下 ICANN 内部的技术社群在做的准备工作，并且希望成为各位的资源后盾。你们才是将要坐到会议桌上的人。很显然，你们是 ICANN 多方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你们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你们了解它的价值，但同时，实际的谈判工作是由你们来做，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嗯？

尼科 • 卡瓦耶罗

有一点需要说明。这类会议的精妙之处在于，并非所有在座诸位都会参与正式谈判，因为根据各国政府的内部安排，实际参会人员未必都是 GAC 代表。同样，这也是这些讨论的魅力所在，因为我们可以探讨我们能带来些什么，可以给参加会议的那些外交官或那些属于不同政府部门的同事带去一些...“思考食粮”。抱歉打断你的发言，贝斯。

贝斯 • 培根

完全用不着抱歉。你们是实际做这项工作的人，我理解。同时也明白 GAC 和 ICANN 事务可能只占你们工作的十分之一，我们对此也是非常尊重。再次强调，这也是我们作为技术社群愿意成为你们资源后盾的原因，因为正如尼科所说，你们需要与那些实际参与的人员进行互动。如果你们参与其中，那么我们就是各位坚实的后盾。我认为，只需大体上列出我们的一些优先事项就可以了，我们当然支持 WSIS 的行动方针，这些方针认可互联网治理的多方利益相关方模型，总的来说，作为互联网的技术运营商，我们发现，一个与技术运营相匹配的治理系统是极具效率的。它让运营互联网的所有人都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中来，包括政府，包括 NCSG，包括非商业机构，包括运营商。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有什么事吗？工作人员在跟我说悄悄话。我们希望，对我们来说，这是对多方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持续支持。我们认为这是根基所在。这是维护互联网互用性的基础。现在就开放提问吧，欢迎大家提出任何问题、意见或顾虑。我知道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各自参与了政府的各种准备工作。还是那句话，我们就是希望尽量从技术上提供一些视角，

既帮助各位支持你们的论点，同时也促进这些讨论和问题，正如尼科所说的，你们正在努力寻找最佳的前进道路，为你们的参与做准备。随着各位以及你们的同事筹备工作的推进，我们随时待命，很高兴成为你们的资源后盾。

尼科 • 卡瓦耶罗 非常感谢，贝斯。现在请 GAC 代表发表意见或提问。我们之前确实就 WSIS+20 进行过对话，实际上是多次对话，包括闭会期间的在线电话会议上，以及昨天和前天的会议上，但再次强调，与 CPH 进行直接互动永远都是好的。我看到加拿大代表和瑞士代表要求发言。首先请加拿大代表发言。有请。

戴维 • 贝达德 (DAVID BEDARD) 谢谢尼科，谢谢你们组织这次会议。太好了。我是加拿大代表戴维 • 贝达德。我就是想表达我们对技术社群参与 WSIS 讨论的支持，这对讨论绝对是至关重要的；我鼓励大家积极接触本国的技术社群，确保他们参与到你们的筹备工作当中。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进行了这样的对话，而且当然已经与我们的技术社群一起启动了我们内部的筹备事务，这确实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谢谢。

尼科 • 卡瓦耶罗 谢谢加拿大代表。接下来有请瑞士代表发言。

乔治 • 坎西奥 (JORGE CANCIO) 大家上午好。为便于记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瑞士的乔治 • 坎西奥。衷心感谢各位来到这里，同时特别感谢提出这项

议题。我认为这个话题十分重要。WSIS 审查影响整个互联网生态系统，而在这个系统中，ICANN 犹如四处游弋的一个鱼群。如果生态系统的 PH 值发生变化，必将对 ICANN 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全员参与至关重要。技术社群凝聚共识令人鼓舞，对于这一点，我表示坚定支持，也是深表赞许。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敦促你们或建议你们与多方利益相关方社群的其他部分，与公民社会、学术界、商业界一起合作，因为联盟越强大，对谈判就越有利，当我们今年晚些时候在纽约或日内瓦开会时，如果能够引述其他利益相关方团体统一的或共同的立场，就会方便得多。非常感谢大家为此付出的努力。谢谢。

尼科 • 卡瓦耶罗

非常感谢瑞士代表，谢谢！事实上，这也是战略目标之一。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对应战略目标第八项，而且 GAC 内部已成立了一个专项工作组。我们已指定了副主席负责这个专项工作。丹麦代表举手了吗？请讲。

芬恩 • 彼得森 (FINN PETERSEN)

谢谢。我是来自丹麦的芬恩 • 彼得森，谢谢我的同事，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我认为技术社群形成合力是件好事，一开始的《全球数字契约》也承认了这一点，但能够形成合力是好事；我也赞成尽量与其他一些团体合作，这样我们就能施加压力。

我要说的是，从长远来看，我认为对于政府来说，在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这方面倡导解决的一些问题方面，你们或许可以提供更多帮助。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我们

可以通过谈判和讨论让人们相信，这是一个能够完成使命、也能够维护公共利益的组织。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你们的参与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要考虑到更长远的影响，也就是对所有成员国而言，你们都应具有相关性，而不仅仅是对你们的固有支持者而言。谢谢。

尼科 • 卡瓦耶罗　　谢谢...哦，请讲。

贝斯 • 培根　　我只想说，我认为你说得完全正确，这也是 ICANN 作为一个社群，持续、专注在做的事情，确保我们不断改进和提高工作效率，以便我们能够交付这些成果，我认为你说得非常正确，我也会记住你的话，谢谢你。

尼科 • 卡瓦耶罗　　感谢丹麦代表。下面先请德国代表，然后请埃及代表发言。有请德国代表。

鲁迪 • 诺德 (RUDY NOLDE)　　谢谢。我是德国代表鲁迪 • 诺德。我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鼓励你们参加即将进行的利益相关方磋商。我认为这对技术界和商业界来说非常、非常有价值，因为他们可以在这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还想指出，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如果有新的国家或新的地区，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也许可以与国家和地区的 IGF 建立联系，这将非常有帮助，也非常值得赞赏。对于瑞士代表的观点，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如果你还

没有真正参与过关于 GDC 和其他方面的讨论的话。我认为与本地社群进行接触，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谢谢。

尼科 • 卡瓦耶罗

非常感谢。在请埃及代表发言前，德国代表，我可以证实部分 CPH 成员已经通过 DNS 论坛开始这样做了，虽然只是某些地区，还没有覆盖全球。以我国巴拉圭为例，我们举办了一次 DNS 论坛，一些 CPH 成员参加了那次论坛。顺便说一句，那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论坛。我们有来自政府、学术界、技术界等各方面代表参加，今天在座的一些 CPH 成员也曾出席。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你以及瑞士和丹麦代表的意见，我当然鼓励大家这样做。现在，让每个国家和地区的 IGF 也都参与进来，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这不是一个起点，因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但肯定会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抱歉让你久等了，埃及代表。有请。

克里斯蒂娜 • 阿利达 (CHRISTINE ARIDA)

没关系的，尼科。我是来自埃及的克里斯蒂娜 • 阿利达，我很想和前面几位同仁一样，感谢你们将 WSIS+20 的话题提上议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而且大家所说的，让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参与其中，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只想补充一点，WSIS+20 审查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是对 IGF 任务的审查，我认为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我的看法是技术社群可以发挥作用，为 IGF 提供真正需要的资源。IGF 是进行政策讨论的场所。我们都从中受益，我想，我们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来强化这

一点，而且眼前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挪威 IGF 就刚好会在谈判之前进行。嗯，我想说的就是这些，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谢谢。

尼科 • 卡瓦耶罗 非常感谢埃及代表。由于时间关系，我现在需要结束就这个话题进行的讨论，下面有请坐在我左边的同事凯瑟琳 • 帕莱塔。交给你了，凯瑟琳。

凯瑟琳 • 帕莱塔 谢谢。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我们的下一个主题是下一轮新通用顶级域，可以进入下一张幻灯片。具体来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 GAC 早期预警和 GAC 建议。我参加了 GAC 周日关于 Sub Pro 的会议，听到你们说，将在布拉格 ICANN83 期间进行一些能力建设，特别是从上一轮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如何为 GAC 早期预警和 GAC 建议做好准备。我们听到 UPU（万国邮政联盟）建议，参加过 GAC 早期预警流程和 GAC 建议流程的国家的人，我猜主要是早期预警，将他们从上一轮中获得的经验带到那次会议和 ICANN83 上。我认为，作为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我们肯定希望提供自己的一份助力，以及我们从上次的流程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我们团队中有像贝斯 • 培根这样的人，她在上一轮（新通用顶级域项目）期间曾是 GAC 的成员，因此对于这些事务，她拥有来自两边的经验，我们真心希望成为一个资源，让大家知道我们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来进行这一流程，以便同时满足这里的企业和政府双方的需求。我想

先听听你们对 GAC 早期预警是否有任何问题或想法，但最主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作为一项资源为大家提供帮助。谢谢。

尼科 • 卡瓦耶罗 谢谢凯瑟琳。还是一样，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任何关于早期预警或 GAC 建议的普遍性问题。正如凯瑟琳指出的，注册管理机构拥有 2012 轮次的经验，可以为 GAC 提供资源上的支持。贝斯，据我所知你那时也在，当时是 GAC 成员，对吗？

贝斯 • 培根 是啊，不过那会儿我还只是个 15 岁的小姑娘。2012 年，我很荣幸曾是 NTAA 团队的成员，我们严格遵循 GAC 的要求进行建模推演。当时并无明确路径可循。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在 2012 轮次中开拓新的领域，尤其是 GAC 在尝试摸索一条并不十分清晰的道路，因为无论是申请、字符串相似性审查，还是早期预警和建议，它们的时间线以及这些环节在流程中的位置都是非常模糊的；我认为在这一轮中，情况会更好一些，更清楚了一些，但我认为 GAC 仍需明确表态，在流程的哪个节点最适合留出时间供我们发布 GAC 早期预警。在这个时间窗口，建议将会发挥最为关键的作用，而且可能也最不会造成干扰。我认为 GAC 会有很多他们希望很快纳入根区的 TLD。建议各位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并制定明确策略。若对流程有疑问，我们这些兼具前申请人与现运营商身份的人，都非常乐意提供帮助。

尼科 • 卡瓦耶罗 非常感谢，贝斯。我对那次会议记忆犹新。那其实是我参加的第一次 ICANN 会议。顺便说一句，我当时才七岁。我的第一次

ICANN 会议。当时我完全听不懂。光是理解各种缩写和行业术语就让我满脑子问号了。这些人都在说些什么啊？

抱歉，下面请英国代表发言。

奈杰尔 • 希克森 (NIGEL HICKSON)

好的，谢谢主席先生。早上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奈杰尔 • 希克森。真希望那时我也那么年轻，不过当时我也只是稍微不那么老而已。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我们需要收集那个时候的一些经验，看看当时我们做的怎么样。我要谈的一个方面是，在 IRT 流程的讨论期间，正如你们中的一些人在指导手册中看到的关于早期预警和 GAD 建议的部分，其中一个关键要素是合作与联络。举例来说，如果我，作为 GAC 的一个成员国代表，对某个特定字符串的预警有异议，可能是出于文化原因、政治原因或其他不管什么原因，我都会在早期预警中解释并阐明这些具体的关切，而不仅仅是说“嗯，我对此存疑”。GAC 成员有责任解释其关切点，当然也有责任与字符串的申请人进行磋商，这一点非常重要。

现在，这一点如何落实，可能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必要的 ICANN 组织支持来实现，这显然还有待明确，但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早期预警的初衷是通过预警机制来解决问题，使有争议的字符串成为可以成功使用的字符串，而不是变成直接阻止该名称或该字符串推进使用的 GAC 建议，那么当各方为此成功欢欣鼓掌时，我们的工作就算做得不错了。谢谢。

尼科 • 卡瓦耶罗

非常感谢英国代表。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在进入下个议题前，各位有什么意见或问题吗？会场中没有人举手。线上也没有人举手提问，那么现在，有请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主席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交给你了，欧文。

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

谢谢尼科。大家好，我是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主席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对于 GAC 近几周在这个议题上的努力，我们非常欢迎。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法比恩和加布曾联系我以及其他一些 ICANN 社群团体，共同探讨如何对执法部门的紧急请求进行验证。我们知道这不是典型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方式，也不是 PDP（政策制定流程）或类似的东西，但仍属于 ICANN 社群的范畴。我们正在调动 ICANN 内部的资源和关系，在 ICANN 当中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有一件事我之前没有意识到，我以前做了 10 年的商标律师，然后在 ICANN 工作了 7 年，但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注册服务机构在运营方面遇到的很多问题。去了注册服务机构之后，我眼界大开——没想到竟有如此之多的不法分子试图冒充执法部门或法院。这太令人吃惊了。我们有时候会收到假警察令、假搜查令、假法庭令，而且不只是来自我们不熟悉的国家，还有来自美国的。我看到了，莎拉对此频频点头表示认同。我们与 Tucows 合作的时候，就遇到过伪造的法院移交令。我们不得不严格审查每份文件。我在 Namecheap 还负责监管 RDRS，见识过各类人等。（申请时）你可以选择你是哪种类型的请求者，令人咋舌的是，有很多人自以为是、但实际上并不是执法部门

的人。我猜他们中的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执法，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执法人员。

我见过一些例子，有一次我的团队因为请求者使用 .org 邮箱地址而质疑对方的执法者身份。我绝不是针对 .org 域名，贝斯知道我从 2000 年开始就使用 .org 域名。当时我调查后发现，这是美国农村地区一个较小的县，县政府使用 .org 域名，警察局也一样，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合法的执法请求。我们不一定有足够的资源来做这样的调查，因此，如果能与 PSWG 和 GAC 合作，找到一种方法来进行核实，那么你们肯定比我们更清楚对方到底是谁。我们欢迎各方都参与进来。由于有其他工作要做，所以我自己并不会参与这项工作，但我们有来自 Tucows 的雷哲 • 莱维 (Reg levy)，她将代表注册服务机构参与其中。我们确实欢迎这种努力，并鼓励推进这项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些东西，一种框架，或者至少有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相信，自称执法人员的确实是执法者。

不知道尼科有没有想要补充的。

尼科 • 卡瓦耶罗

那得看在座诸位 GAC 同仁了。我知道现场有一些来自执法部分的官员，大家请尽管发言。无论任何问题，都欢迎向欧文、凯瑟琳、贝斯或莎拉提问。线上没有人举手。好的。欧盟委员会代表有话要说。请讲。

杰玛 • 卡罗里洛 (GEMMA CAROLILLO)

非常感谢尼科。我是来自欧盟委员会的杰玛 • 卡罗里洛，我不是执法人员，但就像你所说的，现场有很多来自执法部门的同仁。我要说的不多，首先是承认我们确实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一起来合作，这可以成为之前芬恩、乔治和其他人提到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向我们国内的政府表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是可行的，因为涉及到非常严重、生死攸关的情况时，这类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很难解释的，缺乏相应的政策来指导我们如何处理这些紧急请求。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些共同进展只会是有益无害，可以展示这种模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其次，我们期待在认证机制和时间表两方面开展合作，我们承认在认证机制方面存在一些关切，我认为你已经非常清楚地解释了原因。我们认为最好是并行工作，很高兴董事会和 GNSO 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为如果你们假设数据请求是经过验证的，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一假设来制定时间表。非常感谢。

尼科 • 卡瓦耶罗

谢谢欧盟委员会代表。接下来有请印度代表发言。

苏希尔 • 帕尔 (SUSHIL PAL)

谢谢主席。我有个想法，就是在座的 GAC 代表本身能不能作为法律专员，对执法者的身份进行认证。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件事很难理解，那就是为什么需要对那些冒充执法人员的人进行身份识别和认证？这难道不正是推动注册服务机构进行身份核实和认证的理由吗？不能仅仅因为它成本高就将其搁置。

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

好的，又是我，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通过身份证件就域名注册进行身份验证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作为一家客户遍布世界各地的注册服务机构，这件事不是我们这样的公司能够做到的。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身份证件，而且我认为对于我们 99.99% 合法从事正当活动的客户来说，不需要承担这样的成本和负担。据我所知，根据 ICANN 的估算，每次身份验证至少需要 25 美元，这是某些域名价格的 2.5 倍，甚至是某些域名价格的 5 倍。这是在试图为一些我认为不一定是问题的事情寻找解决方案。我知道，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人担心身份问题，而且需要对身份进行确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有人来找我们...执法部门对我们有特殊权限。适当的情况下，如果是对我们有管辖权的执法部门，我们会配合他们采取一些行动；我并不是说世界上的任何执法部门，但如果是美国执法部门，毕竟我们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而且我们也会与世界各地的其他一些执法机构合作。当他们联系我们时，我们会给他们特殊待遇。他们会很快得到数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对他们有更高的标准，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他们是谁，才能信任他们。

我知道如果是 FBI 的加布联系我，我认识他，他开车来我这里的话不算远。但如果是其他人从美国的其他某个地方来找我，我可能不认识，他们也许是合法的执法人员，但我没办法确认，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调查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执法者。正因如此，这种身份验证机制肯定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因为这样我就知道他们已经通过了这个程序的审查和证明，所以他们可以进门，可以拿到特殊的访问权限。

尼科 • 卡瓦耶罗 谢谢欧文。印度代表，你对此是否认可？还是说你有——

苏希尔 • 帕尔 我认为这种说法实际上并没有澄清任何问题。很有意思的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会因为身份验证而受到影响，这一点值得注意。我认为他们对此极为关切。同样，受影响群体所涉及的费用问题，你刚才提到是 25 美元。我认为这个数字值得商榷。分享我国的实践经验，身份验证成本有的时候不到 1 美元。这是我国的具体情况。若 GAC 认可，我们至少可以建议 ICANN 让一些初创公司参与进来，如果成本是一个制约因素，那么他们可以为身份验证提出一些创新的解决方案。关于成本限制，我相信技术可以提供一些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这种规模的情况下。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

尼科 • 卡瓦耶罗 谢谢印度代表。大家有意见或问题都可以说。我看线上和现场都没有人举手提问，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议题。莎拉，是不是你来说 INFERMAL 的议题，还是其他谁？抱歉。根据议程安排，下面是有关 INFERMAL 的内容。贝斯？

贝斯 • 培根 看来我是那个幸运儿了。这个问题被添加到议程中稍微有点晚。我们知道 GAC 对此很感兴趣，所以我们才没有明确指定由谁来说这一部分。我们从一些筹备会议以及你们与其他团体的讨论中了解到，你们对 INFERMAL 报告的结果很感兴趣，我们很

高兴...显然，我们不是这份报告的作者，但我们很高兴对它进行讨论，并了解你们对报告的想法和感受，以便我们在讨论 DNS 滥用问题和后续工作时，将这些纳入我们的考虑范围。我很愿意大家来就此展开讨论。

尼科 • 卡瓦耶罗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这个问题想听听你、凯瑟琳、萨拉和欧文的意见。关于 DNS 滥用行为总体上增加了 401%，我就不列举具体例子了，这和所谓的有一个开放的 API 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两者是否存在直接关联？其相关性如何？好的，欧文，请说吧。

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 谢谢尼科。作为注册服务机构，我可以谈谈这个问题，我认为大家对 API 访问的含义有些误解。Namecheap 属于零售型注册服务机构。如果你想注册域名，可以来这里创建一个账户。登录后，你就可以购买自己的域名。如果是 Tucows 这类注册服务机构，则无法直接在他们的官网 Tucows.com 购买域名。他们不支持这样做。他们是后台供应商，与经销商打交道，例如 Shopify 是他们的客户。如果你在 Shopify 创建账户并建立网站，你可以获得一个域名，但这实际是通过 Tucows 进行的域名注册。Shopify 员工不会去 Tucows 手动注册域名。他们使用的是 Tucows 的 API，通过这种连接方式进行域名注册。像 Tucows 这种规模的注册服务机构，他们都采用 API。我们对这份报告的顾虑在于，它将 API 作为一个潜在欺诈与滥用指标，这等于是在说 Tucows 存在大规模滥用，这显然与事实严重不符。

萨拉 • 怀尔德 补充一点，我听到了“开放 API”这个词。要在我们的平台上执行任何指令，都需要经过身份验证。在执行指令之前，你需要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例如，要注册一个域名，就必须先在我们这里注册一个账户。谢谢。

尼科 • 卡瓦耶罗 谢谢萨拉。谢谢欧文。大家有什么意见、问题或想法吗？欧盟委员会代表有话要说。请讲。

杰玛 • 卡罗里洛 谢谢尼科。又是我，来自欧盟委员会的杰玛 • 卡罗里洛。我们已经与多个团体讨论过这份报告。在 SSAC，我们就 DNS 滥用问题进行了内部讨论，还与 ALAC 进行了讨论，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熟悉了报告的内容，而我们在会议上，包括与 ALAC 的会议上，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签约方的反应如何？你们对报告的总体解读是什么？报告当中包含多项结论，其中有一个具体问题，那就是在涉及恶意注册的域名时，采取的缓解措施可能不是很有效。你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以及报告的其他主要结论？谢谢。

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 谢谢你的提问。还是我，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我认为这份报告有它的积极意义，它探讨并假定，如果我们是坏人的话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想法设法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会怎么做？但我认为这份报告并不完整，因为它没有说明之后会发生什么。比如，按照报告的说法，你去注册 facebook-login.com，有的注册服务机构可能会阻止你注册这个域名。有的则不会阻止你注册，但试图防止所有不良域名的注册是不可能的。根本无

法建立一个系统来判断某人是否会通过域名注册来做坏事。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而且会有太多的误报，只会让合法行事的人受到伤害。有很多需要关注的地方，我记得报告显示了每个注册服务机构、每个 TLD 之类的“恶意注册”域名的数量，但报告没有提到识别这些域名并将其关停所需的时间。我认为其中的很多注册服务机构，比如我自己比较熟悉的 NetBeacon，他们的响应时间有多快。四分之三的注册服务机构采取缓和措施的时间以小时计算，而不是天。是的，（恶意注册）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当发现这种情况时，能以多快的速度采取行动阻止这种活动？我认为，与关闭互联网或阻止人们注册他们想要的域名相比，以非常快、非常迅速的行动来处理（恶意注册），是更有成本效益的一种处理方式。谢谢。

贝斯 • 培根 我想接着谈谈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份报告很有意思，它展示了一些案例研究或情况，如果这样，那么或许就会那样，这对我们来说很有价值，看到这些数据我们会说：“作为注册管理机构或注册服务机构，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当中，有哪些事情可能会影响或创造一个鼓励、允许或增加滥用行为的环境？”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份报告是，我借用格雷姆 • 邦顿 (Graeme Bunton) 的说法，因为他的比喻非常好。就像是在不同旋钮上调整刻度。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多做一点，那在另一方面可能就会少一点，但这是有关联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数据点，尤其是当我们再次来看 DNS 滥用和此类问题的后续工作时，将这份报告的数据与其他数据，例如我们从 NetBeacon 获得的数据结合起来，就能真正达到欧文提出的缓和效果。我认为这是另

一个有趣的方面，那就是哪些因素会创造这样一个环境，以及哪些事情可以让注册服务机构说：“我正在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但看到情况有一点抬头的趋势。那么，也许我可以改变一下我的做法”。并且这样做不需要 PDP，却可以作为一种最佳实践。我认为这份报告信息量很大，但不一定是“如果你这样做，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定论，但我认为这是一份做得很好的报告，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

尼科 • 卡瓦耶罗 非常感谢，贝斯。荷兰代表、英国代表、日本代表和印度代表都有话要说。荷兰代表，有请。

马尔科 • 霍格沃宁 (MARCO HOGEWONING) 谢谢主席先生。我是来自荷兰的马尔科。我同意你们的看法，必须小心谨慎，不要把矛头指向 API 本身。我相信它们有其功能，但在 INFERMAL 报告中，我不认为 API 和批量注册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对于另一方面，我想知道，你们认为在 API 中进行区分，比如说，区分由域名算法生成器产生的大量域名与合法的批量请求，或其他试图遏制报告标记为批量注册的方法是否可行？

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 谢谢。当你试图确定“批量”的含义时，就开始有点困难了。5,000 个算“批量”么？100 个算么？2 个的话呢？接下来，说回到零售注册服务机构的模式，分销商有可能等到一天结束时处理所有订单，他们会发出 10,000 个（请求），但这些可能都是合法的，因为都是代表其他客户发出的。我曾经见过一家公

司计划推出一个新品牌。他们的商标是 Widget，因此他们在成千上万个 TLD、以不同的方式和字符串来注册 Widget，所以批量注册有时候可能是合法注册。试图花费这么多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把“解决”作为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那么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真的存在吗？另外，如果我们说批量注册的门槛是 50 个，那么不法分子就会注册 49 个，而且会分散到不同的注册服务机构。如果我们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必须确保要解决的确实是个问题，给出的也必须是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能够真正产生有意义的影响。我认为，我们可以就减少滥用的方法开展其他工作，而不是确定一个主题，至少从我们注册服务机构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真正将它视为真实滥用行为的指标。谢谢。

凯瑟琳 • 帕莱塔

谢谢，我插一句。我是来自 Identity Digital 的凯瑟琳 • 帕莱塔，同时也负责一家注册服务机构，叫做 Name.com。针对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通过批量注册或其他类型的注册趋势，让人觉得这些注册会被用作不正当意图。但是，判断依据不应局限于批量注册这一个事实。我们要看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我们已经看到某个国家有很多的滥用行为看起来都有某种定式或者涉及到某种类型的账户，那么在查看批量请求时，就需要考虑这些因素。正如欧文所说，这真的很难定义，因为如果设定一个数字作为定义“批量”的标准，那么不法分子就会绕开这个数字。我认为注册服务机构现在正在实施的一些做法是，将这类注册与他们所掌握的所有其他信息一起进行审查，并且因此能够在早期就针对滥用行为采取缓和措施；但这不一定能成为一套共识性政策之类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把批量注册定

义为某个数字，那么低于这个数字（来进行规避）就行了，所以实际上情况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问题。虽然难以硬性规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批量注册始终是注册服务机构考虑和研究的一个问题。但正如欧文所说，快速连续注册的域名当中，有很多都是出于合法用途，有时也存在不合法用途的注册，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谢谢。

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　感谢凯瑟琳的分享。请允许我快速说两句。我不想让人觉得注册服务机构什么都没做。我们绝不希望在我们的平台上出现滥用行为。这类事件会影响企业声誉。域名销售利润空间有限，卖一个域名，我们赚的不是 5000 美元。一个域名赚取 1 美元或 2 美元的利润，但当我们收到滥用投诉，必须对其进行调查时，我们赚取的利润就都赔进去了。对滥用行为进行调查会让我们赔钱，因此，我们所有注册服务机构都在积极主动地做很多你们可能不一定能看到的事情，比如我们可以访问内部数据，还有凯瑟琳提到的很多其他事情，因为我们不希望滥用发生，所以会尽最大努力提前防止这种情况。谢谢。

尼科 • 卡瓦耶罗　谢谢欧文。欧盟委员会代表，你是新举的手吗？

杰玛 • 卡罗里洛　不，尼科，我还是想就这个问题说两句。

尼科 • 卡瓦耶罗　好的，好的。请讲。

杰玛 • 卡罗里洛

我想特别回应一点，你们说需要关注的是快速缓和措施。我认为报告当中提到了这一点，而且其他报告也关注了这一点，确实有很多注册服务机构和总签约方在快速采取缓和措施方面做得很好，但报告也特别指出，如果是精心策划的攻击活动，即使是非常快速地在数小时内就采取行动，但这几小时就足以造成重大损害。

你们说无法做到预防，因为不可能预防一切，对此我不是很赞同。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在任何安全相关工作中，要做到完全杜绝一切风险确实是不现实的。但这不构成不去预防的理由。另外，考虑到你们所说的关于批量注册的问题，我认为从签约方获得全面反馈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正如我们向 SSAC 所提出的那样，如果你们能将自己的观点整理出来，让我们看看就好了，因为看到你们的观点很重要，也能为更好地进行后续研究提供信息，因为这份报告并不是关于恶意注册的最终结论性报告，而是提供了很多重要信息。我们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谢谢。

尼科 • 卡瓦耶罗

谢谢欧盟委员会代表。下面有请英国代表、日本代表和印度代表依次发言。有请英国代表。

奈杰尔 • 希克森

好的，感谢主席先生，我长话短说。本周与 ALAC 探讨 INFERMAL 报告、与 GNSO 及其他选区的简短交流，感觉非常好，虽然很明显，这份报告很不凑巧是在上次会议期间刚刚发布的，所以我们没有机会进行很充分的讨论，但我认为这是一

份非常及时的报告。我仍记得五六年前坐在这个台上的情形。当然，并不是此时此刻的这个讲台。当时我问起关于批量注册的问题，得到的回应是：“奈杰尔，我们认为你不太了解批量注册，总之，别担心，我们在某个时候进行了一些研究，会有一些证据出现的。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批量注册会导致或允许某种恶意注册的趋势。”

虽然在这方面我确实无知，但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去年夏天，我参加了一个域名会议，会上有人演示了如何使用人工智能，通过分销商立即注册了 1000 个域名，当然这些域名完全是虚构的，只是用于演示。毫无疑问，这些域名后来都被撤销，但这确实显示了注册速度有多快。我问他们：“这家分销商知道你是谁吗？你现在身处这个会场。你正坐在前排做这个演示。‘了解你的客户’(KYC) 机制何在？”现在，可能有这个机制。也许我完全没注意到。在我举的这个例子中，没有任何损害，也没有任何损害的意图，但我确实认为，在我们有这些自动注册流程的地方，存在着真正的联系。我并不是说它们不应该存在，但我认为这些批量注册必须与某种额外的“了解你的危害”机制同步实施。当然，当我们与 ALAC 讨论时，我们显然会与他们合作，就像我们经常做的那样，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的思考，但现在看上去确实是时候了，至少应该看看如何对此进行政策范围界定。我承认，由于费用和其他原因，这很困难，但这确实是一件需要采取行动的事情。

贝斯 • 培根　谢谢奈杰尔。我认为你所说的，也是从报告中得到的最大启示，正如杰玛所问的，我们的观点是什么，我的看法是它凸显

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让不法分子趋之若鹜，这是非常难的。我想，奈杰尔的观点直接引出了，我们如何将这份报告作为一种资源？如何将其用作一个数据点？这又回到了范围界定的问题上，当我们研究 DNS 滥用问题的后续步骤时，要带着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一个我们可以解决并且有着精确定义的小问题去做这些工作。这一方面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我们进入 PDP，进入这些程序时，我们的方法必须非常有针对性，比如说，“这是我们要问的一个很小的问题”。也许我们准备了三个问题，但我们每次只问一个。我们无需贪多求全，一步到位。我可以花上六个月、一年，把（这个小）问题解决。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成果，同样，这也是杰玛希望看到的，而且我认为可以带回给你们的政府说：“听着，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遇到了这个难题，我们很快就解决了它，因为我们的方法是特别有针对性的”。我认为这就是从报告中得到的启示，对我来说是这样，这也可能是指导我们 CPH 下一步工作的数据点，以了解问题的复杂性，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设计那些非常有针对性的问题。

尼科 • 卡瓦耶罗　非常感谢，贝斯。奈杰尔，你是新举的手吗？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日本和印度代表发言。有请日本代表。

宫本智则 (TOMONORI MIYAMOTO)　感谢主席，感谢提供这个与 CPH 对话的机会。之前我已经单独谈到过关于 DNS 滥用的问题，但这里还是再说一下吧。INFERMAL 报告指出，在注册时以及在使用之前，增加或...验证、联系信息的效果，我记得是可以减少约 60% 的 DNS 滥用，

但我认为，在注册时进行这种验证，或者怎么说呢，进行更准确或更可靠的验证，我相信确实很有用，但是否存在增加成本的担忧或其他一些不利因素？

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 谢谢你的提问。还是我，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这并不是说增加了额外的成本，因为如果有新客户，我们还是需要对电子邮件地址执行这种验证程序，所以只不过是验证时间有所改变的问题。我认为，这更多的是从客户和用户体验的角度来看，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想法，想注册一个域名，你去做了，然后你必须经历这整个过程，等待和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不确定，一种是让域名立即上线，另一种则是走一整套流程才能让你的域名上线，这种做法是否会损害更多合法用户的利益，因为做坏事的人只占很小、很小、很小的比例，那么这样做的话，更多的人会因此受到损害和不便。

Namecheap 两年前曾经遭遇过非常严重的欺诈攻击，于是我们对某些类型的注册实施了极为严格的限制，如果你去 Reddit 上的 Namecheap 版块，就会看到很多人抱怨我们拒绝他们的新域名是多么糟糕。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商业决定，只是因为我们想减少一些欺诈行为，但如果要变成立即进行验证这样的做法，改变 ICANN 的长期程序，这可能会给相当多的合法客户造成很大困扰。

尼科 • 卡瓦耶罗 谢谢欧文。接下来有请印度代表发言。

苏希尔 • 帕尔

谢谢主席，谢谢各位专家组成员澄清了这么多问题。我认为，从广义上讲，这只是提出了一种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从日本代表之前的那位代表的发言中，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游戏，没有什么指标可以表明是什么吸引了坏人。我认为没有这样的指标。他们完全看错了问题。我认为指标，不难理解坏人为什么要来申请，不是吗？欺诈的目标是要获利。我认为这一直是坏人获得域名的动机，而这些，我认为 INFERMAL 报告所指出的，只是显示了经济上的动机或者说 API 之间的相关性，我完全同意专家组成员的观点，阻止批量 API 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即使是人工智能合成这种方式，也可以通过编程来进行批量 API 申请，只要数量低于规定的门槛。或许，如果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因为你们是实际上处理申请的人，如果你们能向 ICANN 组织首席技术官提供一些信息或意见，看看他是否能找出一些因果关系，那将会非常有用。我认为，这实际上会使这份报告非常有用，同时也会让人赞赏注册服务机构为遏制或减少恶意域名所采取的行动；我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如果强制要求注册服务机构报告所有域名 DNS 滥用行为，你们能够接受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做法。

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

我不知道有任何要求注册服务机构向 ICANN 报告 DNS 滥用行为的规定，而且我也不太清楚这样做除了会带来大量工作外还有什么好处。我们 Namecheap 有 2000 万个域名。我不知道我们的滥用程度如何，但我们如何才能这件事呢？而且，2000 家注册服务机构都要向 ICANN 报告滥用情况？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要收集我们的系统可能做不到的一些数据。我不知道

我们如何在自己的平台上查询滥用域名的数量。当然，我认为其中有一些衡量方法，如 NetBeacon 所做的，以及 ICANN 所做的一些事情都很好，因为他们正在研究各种来源，但直接从注册服务机构那里获取这些数据要困难得多。

尼科 • 卡瓦耶罗 谢谢欧文，谢谢印度代表。日本代表，你是之前举的手吗？

宫本智则 抱歉，是之前举的手。谢谢。

尼科 • 卡瓦耶罗 好的。现在继续请各位 GAC 成员发表意见。我没有看到有 GAC 代表举手，那么现在请米凯莱 • 内伦先生发言。

米凯莱 • 内伦 (MICHELE NEYLON) 谢谢尼科。我是米凯莱。我认为，在这次对话中，有一件事被忽略了，那就是实际上域名本身是无法滥用的，因为域名本身毫无用处。必须将它与基础设施绑定。必须将它与托管服务绑定。往往会发生的情况是，因为我们作为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与 ICANN 有联系，所以你们都把互联网滥用的问题交给我们，而且只交给我们，而实际上，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解决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其他环节的问题，所以需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仅仅局限于域名。需要认识到这是整个生态系统遭受滥用的现实。这是基础设施层面的滥用。让我有点震惊和不安的是，这里的政府代表一心想把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变成受到严格监管的东西，而言论自由和人权却没有得到讨论。如果

政府代表能够认识到必须要有一种平衡的措施，那就好了，因为许多企业之所以能够在网上蓬勃发展，就是因为我们能够自由、轻松地开展业务。过度监管将扼杀创新活力。谢谢。

尼科 • 卡瓦耶罗 非常感谢米凯莱。大家仍可以畅所欲言。还有其他问题和意见吗？米凯莱，这是你之前举的手，对吗？澳大利亚代表想要发言。请讲。

英格拉姆 • 尼布洛克 (INGRAM NIBLOCK) 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代表英格拉姆 • 尼布洛克。作为对上一位发言者的回应，我只想指出，我们显然正在全面审视这些问题。澳大利亚最近宣布对一家防弹托管服务提供商实施制裁，因为我们意识到，对那些并非总是积极响应的司法管辖区的提供商，让他们合法取缔域名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制裁措施。但我们确实在全面地审视这些问题。

尼科 • 卡瓦耶罗 谢谢澳大利亚代表。其他 GAC 成员现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看线上没有人举手。会场也没有人举手，那么有请...对，那边那位。是的，请讲。找一个麦克风就行。

迪恩 • 马克斯 (DEAN MARKS) 非常感谢，我是来自 IPC 的迪恩 • 马克斯。我有两个问题想问签约方机构代表。首先，你们提到了对滥用问题采取缓和措施的时间和速度，这真的非常、非常有用。那么，你们是对所有报告给你们的滥用行为或请求会采取这样的响应措施，还是

说，其中也包括你们自己发现的滥用行为？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我的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贝斯所说的。我知道，在政策制定流程中，如果范围太广，就会拖沓冗长，耗时数年。如果将范围界定的非常窄，后续会很有用，但由于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有没有讨论过或考虑过分享最佳实践，不是将其作为政策，也不是作为强制规定，而是你们作为 ccTLD 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和社群可以分享的最佳实践，哪些似乎有效，哪些似乎无效，或者又回到欧文之前提到的，“如果罪犯知道界线是 50 个，他们就会去注册 49 个，”但是，举例来说，分享——

尼科 • 卡瓦耶罗 迪恩，抱歉打断你的发言。你需要长话短说。我们只剩下一分钟了。

迪恩 • 马克斯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分享最佳实践。自愿地分享最佳实践。这类举措是否能在 ICANN 社群中实施？谢谢。

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 我是欧文 • 斯米戈尔斯基。我尽量在 30 秒内回答这个问题。是的，我们所做的远不止受理滥用投诉。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机器学习、信息共享，等等。事实上，在签约方内部，确实存在着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群组，我们会在那里分享。我们会交流一些信息，诸如此类，在幕后开展了大量未公开的工作。问题是，这只适用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并不适合其他人，因

此，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系列比较微观的 PDP，然后按部就班地进行，我认为我们可以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其中的几项工作。谢谢。

尼科 • 卡瓦耶罗　非常感谢，我现在需要结束大家的发言了。事实上，我们需要做个总结。谢谢贝斯、欧文、萨拉、凯瑟琳，当然还有奈杰尔。谢谢在座各位提出的问题和积极的参与。这场会议就到这里吧。我们去喝杯好的咖啡。然后请在 10:30 回到会议室。非常感谢。

[听写文稿结束]